第二十一章 Erina辞职事故

邮件发出后，顾星晨好像肩上卸下了千斤重担，长叹了一口气。那时他还身在象牙塔，涉世未深，天真地以为世上一切善恶有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他一直期待的后续也没有让他等待太久，可惜结果并不如他所料。

第二周周四上午一上班，Erina就被同事叫了出去。他起初没有在意，只以为是寻常的工作交接。没想到她一走就是两小时，直到快到午饭时间才回来。走进工区远远地就能看见，她双眼通红像是哭过，满脸却是倔强凶狠的表情。

让顾星晨没想到的是，她笔直向自己走来。不知怎么地，身体已经先反应过来，在椅子上转过身，准备站起来应答她的话。更没有想到的是，没等他站起身，就被她抓住衣领，那手上仿佛传来千钧拉力，将他从座位上拉了起来：

“顾，你跟我来。”

丝毫容不得反驳的语气。Erina一直将他拉到人迹罕至的楼道中才松开手，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烟草味，地上有抽完的烟头，火星还没有完全熄灭。顾星晨长吸了一口气，才得劲整了整被扯得一团糟的衣服。

“顾，录音是你发的？”

Erina开门见山。

“是的，我只是想帮你……”

见Erina这副模样，顾星晨已经猜到不会是什么好事，心虚的他连说话都有气无力。

“那我谢谢你善意的帮助了，托你的福，现在我工作没了。”

“什么？绳田性骚扰你，结果你被开除了？”

顾星晨一脸惊愕。

“你听八卦说他喜欢约炮，就没听说他是有钱人家公子吗？他爸是东证一部上场企业的董事，还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

Erina叹了口气，有些无奈，又补充道：

“他们要把我调去九州，谁TM要去那种鬼地方啊。”

“那你怎么办？”

顾星晨怯怯地问。

“我不干了！”

Erina丢下顾星晨，一个人先回了工位。顾星晨在楼道里又吸了会二手烟，想让脑子冷静一下，却还是无法接受现实。回到工位，同事都已离开去吃午饭了。偌大的工区，只有Erina一个人在工位上收拾着个人物品。顾星晨咬咬牙，也开始收拾东西起来。好在在这实习只有不满两个月，所有东西一个包就能装下。

日本白领大多都没有午睡习惯，因此午休也只有一小时，十二点五十分开始，吃完饭的同事们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工位。绳田是最后一个回来的，看到他回来，Erina也起身了。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格外响亮，一步一顿回荡在占据了半层楼工区中，让原本的人声嘈杂一瞬间噤下声来：

“Go fuck yourself your god damn fuckboy，I quit。”

Erina咬牙切齿，是字正腔圆的美式发音。走出两步像是想起什么，又回过头比了个中指：

“This is for your wife。”

绳田铁青着脸又不好发作，没想到Erina走后，顾星晨也起身走到他面前：

“I will not say any dirty word, but I quit too. And this is for Erina.”

像是模仿Erina似地，他走出几步又回头：

“Ladies and gentleman，remember to check your mailbox for something interesting。”

第二十二章 赌气绝交事故

心烦意乱的Erina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坐电梯到负一楼去乘地铁，而是在一楼下了电梯，走出了大楼，在街头漫无目的地逛着。这年春天东京的气候有些反常，已至三月下旬，原本应是樱花含苞欲放的时节，却突然袭来一股冷空气，在春分这天，甚至飘起了大雪。

东京站前方一马平川，宽阔的广场向前延伸，跨过两条主干道便是皇居。路上行人寥寥，寒风愈加猛烈，拂过面庞如同刀割。偶有雪花飘进围巾，融化在脖颈上凉得格外刺骨。Erina正犹豫着要不要也进站避避风寒，却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接着有声音呼唤着自己的名字。

转过身，顾星晨正在数米开外，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地呼着气，呼出来的热气在寒风中很快结成白雾飘向空中。Erina有些许惊讶：

“你怎么在这？”

顾星晨好久才喘过气来：

“我也不干了，这种操蛋的公司我受不了。”

“恭喜你，这是个正确的选择。还有别的事吗？”

“一起去吃个午饭怎么样？上次是你请的我，这次该我请你了。”

顾星晨有些讨好地望着她，表情让Erina想起了美国的外公外婆家养的那条哈士奇，它冲自己摇尾巴的时候应该也是这幅神态吧。但这幅模样却让Erina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火。她想起在小樽和顾星晨第一次见面的那天，在展望台拍照时摔坏了手机，一起吃饭的那次又崴了脚，如今还因为他的缘故丢了工作。一怒之下，丝毫没有给他留一分面子：

“谢谢你还记得，だが、ことわる（但是恕我拒绝）。”

“Erina……”

顾星晨还想要说点什么，嘴唇却像是被人拿线封上了一般，开开合合地蠕动着却始终没有发出声音来。

“我走了，这次别跟着我了，不然我会报警的。”

Erina看见他脸上的落寞神情，有一瞬间差点就心软了，但她向来是杀伐决断毫不拖泥带水的性格，心一横，还是放出了狠话。虽然就算顾星晨真的跟了上来，她也并没有真的打算报警，但果然如她预料一样，一路前行，身后再也没有脚步声。

在东京站里游荡了好久，又不想回一个人租的屋子，Erina心一横，干脆回老家去吧。大冢到池袋坐丸之内线只有一站路，转副都心线-东武东上线直通电车，到川越只要一个小时出头。她当时也是因为这里既方便上班也方便回老家，租金不贵环境也不错，才选择组在这里的。毕竟在东京都二十三区的治安排行榜上，文京区已经连续几年蝉联桂冠了。

在川越下车时，雪已经停了。毕竟是三月底，也不太有机会能积起来吧。走到家里还不到五点，父母和哥哥都在上班，现在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一腔愤懑忍不住想要找人倾诉，翻来覆去想了很久，还是给Haruka发了条Line：

“我辞职了。”

没想到Haruka的电话马上就打了过来：

“Erina，你真的辞职了？为什么？”

Erina没有正面回答，倒是反问她：

“上班时间打电话，不要紧吗？”

“这么大的雪还让我去客户拜访，要是打个电话都不让，我就学你一样辞职不干了。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Erina从年前绳田第一次试图约她吃饭开始一点点和盘托出，Haruka最初还应和着和她，一起骂着老婆怀孕还在外面约炮的渣男。等说到录音的事请，Haruka忍不住打断了她：

“这孩子肯定是喜欢上你了，不信我们可以赌一顿饭？”

“不会吧，你怎么知道？”

Erina心中暗暗一惊，她从没往这个方面想过。

“嘛，虽然没有交过中国男朋友，但是男人不都一个样吗？他先因为担心你，帮你举报了渣男，后来又为了你辞职。你觉得是因为他喜欢你，还是因为他是个傻子？”

Erina叹了口气，回家路上气已经消得差不多，回想起来才觉得自己对顾星晨说的话有些过分了。但是话已出口，覆水难收。Haruka听她讲完余下的经历，也忍不住批评道：

“Erina，这不是他的错，是公司的问题。那孩子肯定只是想帮你，但你却这样对他，也太可怜了吧。”

Erina心知理亏，想到应该至少给顾星晨打个电话道歉。但思来想去，才发现自己已经联系不上他了：两人既没有交换电话号码，也没有加Line好友，唯一用来联系的公司邮箱在辞职之后就已被作废，登陆不上了。

“太遗憾了。”

Haruka有些失望，不过还是安慰道：

“你们这么有缘，也许还会再见面的。”

第二十三章 冤家路窄事故

被Erina拒绝独自回到家后，顾星晨连着几天都唉声叹气，打不起情绪来。林旭昌问过他事情缘由，他只答是和上司出了矛盾，辞了工作。看到他闷闷不乐的样子，林旭昌也想帮他找点娱乐活动转换心情。看见群里周泽彦在约羽毛球，又知道顾星晨羽毛球打得不错，便叫上了他：

“这周六下午，文京区立综合体育馆，周泽彦约的羽毛球三缺一，你有兴趣吗？”

顾星晨加了周泽彦微信好友，见他朋友圈里时不时有打球的照片，知道他水平也不错，但还是忍不住多问了一句：

“去肯定去啊，但他不是在驹场校区吗？怎么到文京区体育馆来了？”

“他今年3月博士毕业，来本乡校区做博后了。再说他住在后乐寮，离这也近。”

“那为啥不在御殿下打呢？”（注：御殿下是东京大学体育馆）

“不知道，你自己去问他吧。”

到了周六下午，在文京区体育馆和剩余三人汇合，他马上明白了：来打球的两个女生都是早稻田大学的，进御殿下体育馆不仅收费贵还麻烦，不如直接订在区里综合体育馆。两个女生其中一个是周泽彦的女朋友，另一个则是梁君仪。

梁君仪发现未知身份的神秘嘉宾是顾星晨，与其说失望，不如说有些恼火。上次在漫展时她就对他很不爽：他的针锋相对，他的不留情面，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哪个男生会用这种态度对她。

顾星晨看到梁君仪，心里也暗暗觉得不妙。果然周泽彦并没有发现两人的龃龉，自己和女朋友找了一个球场开打，让顾星晨带着梁君仪去另一个球场热身。

两人都没有多说什么，顾星晨先发了球，轻飘飘地喂到梁君仪正好伸手就能打到的位置。初次交手，他就当她是初学者，先给几个好打的球看看再说。

不过梁君仪很显然也有羽毛球基础，一个正手高远球把球回到顾星晨这边的底线。她的水平超出了他意料，脚步移动慢了些，虽然把球回了过去，但是弧线有些过高了。

“这家伙，不会要杀我一个吧？”

他心里暗自思忖，梁君仪身高大概一米六出头，并不是很高，难道这球她要跳起来劈杀？她要是真有这个水平，那今天倒是应该能打的很痛快。不过接下来的剧情并未按照他的设想发展，梁君仪没有去杀这球，倒是吊了一个正手近网。还好他已经有所准备，赶紧上步到网前把球挑了过去，结果梁君仪又接着放了一个高远球到了他左侧底角。

望着在场上被自己调动的东奔西跑的顾星晨，梁君仪有些得意，嘴角忍不住翘了起来。这样打了几个球，顾星晨已经累得有点开始喘气，忍不住向她抱怨：

“好好练球就别把球到处乱打啊，控制一下落点好吗？”

梁君仪见自己的把戏得逞，笑得更开心了，忍不住转头对周泽彦说，却是暗讽顾星晨：

“就这水平？你不是说他很强的吗？”

顾星晨哼了一声没说话，还是照常发球。等梁君仪又想把球往底线吊时，跳起来长臂轻舒一个劈杀，球带着呼啸声落在梁君仪脚边：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怕是你不信我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球来得太快，梁君仪也没有想到顾星晨竟然对自己来真格的，愣在原地完全没有反应。不过尽管如此，嘴上还是不服软：

“哼，蒙的吧！”

“要不要再来一个？这次保证打到你脸上。”

“好了好了别吵了，小孩子打个球火气还那么大，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小情侣吵架呢。”

打圆场的是周泽彦的女朋友何紫萱，准确来说应该是妻子。圣诞节去长野滑雪那天晚上等所有人都睡着以后，他把她叫到天台，在雪地里点亮了一排心形蜡烛向她求了婚，两个人在2月14日去大使馆领了结婚证。她是早稻田大学的博士，在羽毛球群里认识梁君仪以后，便经常约她一起玩。

“谁要和这种人做情侣啊！”

梁君仪在心里暗自骂了一句。真的是本命年犯冲了，从小到大对自己不客气的女生见得多了，但是这么不客气的男生倒是第一次见。但是生气归生气，她也清楚自己球技比他差了不少。好汉不吃眼前亏，她不再在球场上给他使绊子，他也不再多说，专心打球。

但是没过多久，她又开始烦起顾星晨来，因为他一边和她打球，时不时就会对她喊“发力是腰腿带动手臂”，“注意重心转换”，“脚步要先到位，站稳再动手”。但是一边烦着，她还是照他说的做了：毕竟一对一的羽毛球教练收费是很高的，而且按照他的指导，她确实能感觉到自己的动作变流利了。

不过这样高强度地练习也累的很快，不到半个小时，梁君仪就已经撑不住了：

“我有点累了，休息一会吧。”

何紫萱也应和道：

“我也累了。你们要喝什么，我去自动售货机买。”

“不用了，我带了四瓶宝矿力放在椅子上，你们直接去拿吧。”

梁君仪有点不信他居然能细心得连买水都记得，但是喝了人的嘴软，也没说什么。又跟着顾星晨打了四十分钟，按往日的经验应该已经手臂重到举不起拍子了。但今天虽然气喘吁吁，全身上下肌肉却没有一处酸痛，反倒有种舒畅的快感。之后换了周泽彦来挑战顾星晨，打了三局21分，场上刀光剑影，最后顾星晨2：1取胜。两个女生倒是和和气气地又打了20分钟，便坐在一旁一边休息一边看起了热闹。

打完球洗澡更衣后，周泽彦本来提议四个人再一起聚个餐，但梁君仪借口晚上另外有约，先走了一步。她实在不想再看到顾星晨板着的脸，想必对方应该也是这么觉得的吧。顾星晨见状，自然也不愿当电灯泡，不过还是先给两人推荐了本乡附近几家不错的餐厅。

文京区立综合体育馆距离东京大学龙冈门只有不到30米。梁君仪出门后查了google地图，去车站最近的路是从东大校园穿过。她倒不是第一次来本乡校区，但是之前每次都有人带路。加上这一日天色已晚，又遇上周末，校园中行人稀少，路灯昏暗，建筑风格也相似，她在医学部那堆九曲十八弯像是迷宫似的建筑群里迷了路。

绕了好久，才看见远处依稀有个身材高大的人影路过。她赶紧走了上去：

“对不起，请问……”

一句话还没来得及问完，却发现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她想躲着的顾星晨。

“怎么是你？”

她先是有些吃惊，脸瞬间垮了下来。

“怎么了，这么不想看到我？”

顾星晨只是笑了笑，没多说什么，转身准备离开。她想了想，忍不住还是叫住了他：

“等等，我迷路了……”

“你是要去坐地铁？”

“嗯。”

“去东大前坐南北线？”

“嗯。“

“跟我走。”

两个人再没多废话，一路沉默。在电车上她想起顾星晨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心中还是压抑不住的烦躁。但是又想起何紫萱对她说，今天打球明显比之前厉害了，忍不住有点得意：任你再讨厌，还是要当我进步的垫脚石。

第二十四章 Erina日文名曝光事故

缘这东西真的妙不可言，Haruka原本只有五成把握顾星晨还能找到Erina，却没想到两个人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那是两周后的周六，Erina在英语会话教室上课的时候。辞职后Erina在老家住了一周，疼爱女儿的父母和比她大五岁的哥哥生怕她像高中时一样难受到心情崩溃，嘘寒问暖格外殷勤，反而让她觉得不自在。Erina过惯了朝九晚六，一周五天挤地铁去上班的日子。在家躺尸太久也有些难受，加上周末还有课要上，便回到了东京。失去稳定收入之后，她一边开始着手找新的工作，另一边也和英语教室的职员联系，表示自己近期在工作日也可以上课。

周六下午上完课，将学生送了出去，正好遇上前台迎上来：

“藤井小姐，有学生指名要报您的课，现在正在会客室里等您呢。”

很久没有遇到指名的学生，Erina虽然有点意外，却并没有多想。没想到走进会客室，却发现等待自己的是顾星晨。这是她第二次见到他的私服，他新换了个发型，两鬓仍是整齐的短发，原先头顶用啫喱处理得一丝不苟向后梳的头发被梳往一边，她这才发现原来顾星晨和自己一样是自然卷。运动风的棒球夹克让他看起来充满活力，和当初穿着不合身的宽大外套，初入职场显得畏畏缩缩的青涩小伙相比，已经显得判若两人。

“顾，怎么是你？”

她有些吃惊，待冷静下来，才想起该和他道歉，却被他抢了先：

“原来你还有这么可爱的时候啊。”

Erina起初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直到看到他手上的介绍材料。标题是“从波士顿归来的公主陛下：藤井绘里奈”，下方的小字写着“当西方的浪漫遇上东方的温柔”，配图上是自己穿着和服和穿着西式晚礼服的照片，一边一半，被拼接到了一起。

那是去年她刚来英语教室兼职时，行政给她做的个人介绍，因为风格和她实际形象相差太远，惹来了不少狂蜂浪蝶，在印了一批之后就被她自己做的新材料换掉了。也许是新材料已经用完了，或者是新来的前台刚刚入职，不知道这番来龙去脉。看到顾星晨拿着这份宣传资料，让Erina顿时满脸通红：

“我的天哪，忘了它吧，求你了。”

“恕我失礼了，藤井老师。”

顾星晨眼带笑意，用日语说的藤井老师四个字拖得老长，反而让Erina心中有些发慌，不知道他到底意欲何为：

“顾，我为上次的事请道歉，这不是你的错，我只是太生气了，控制不住自己。”

“是的，我知道，没事了，你也别在意。”

见Erina道歉，顾星晨也收起了玩笑的表情。

“所以呢，你今天来有什么事？”

“我害得你丢了工作，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补偿你的办法了。没有收入的话生活应该会很艰难吧。”

Erina感觉心中有股暖流涌过，望着他认真的表情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别担心我了，先想想你自己吧，这里的课是很贵的，你还要打两份工维持生活呢。”

顿了顿，见顾星晨没有回应，又说：

“况且你交了那么多钱，但到我手上的却没多少。你又不是不认识我，要真是想练习英语，还不如直接找我教你。”

虽然顾星晨英语说得不太熟练，表达也有些生硬，但作为外语使用者已经很不错了，在自己教过的学生里水平也算是名列前茅。这大概只是来找自己的借口吧，Erina暗自思忖。

“但这是我唯一能找到你的地方了。”

果不其然，顾星晨的回答在自己的意料之中。

“其实，我在学校的群里看到了一个招聘信息，觉得应该很适合你。是一家叫LetterDance的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主要产品是一款叫Pikpok的短视频应用。要在东京找日语和英语都有商务水平以上的人，进行日本市场的调查和数据分析。你觉得怎么样？”

她本来并没有太大兴趣，公司的名字也只是勉强有些印象，并不在自己原本考虑的范围里。但想着原先在DT咨询时，17楼那几个中国人还挺好相处。在中国公司工作的话，人际关系的问题也许会简单些，也无非是多投一份简历的事情。

“还有什么别的吗？”

顾星晨有些犹豫，深呼吸一口气，还是开了口：

“能告诉我你的Line账号吗？我把详细的职位信息发给你。”

“当然。”

Erina笑得很开心，她一早就知道顾星晨此行的来意，默默地看着他东扯西拉地说了这么多，终于到达了主题。一瞬间，她感觉自己好像能体会到东方文化中的含蓄之美了。

“还有一件事，你真的可以陪我练口语吗？当然我会付费的。”

“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在什么地方呢？我家肯定不行，你家我也不会去的。”

Erina说这话的时候有些心虚，明明上次喝醉以后，顾星晨已经送过自己回家了，但是清醒的时候，她还是对邀请一个男生来自己家里有本能上的抗拒。

“来我们学校怎么样？我知道有间空教室，一整天都不会有人打扰。”

“你们学校在哪里？远吗？”

Erina虽然在东京生活了许多年，但是一次都没有去过顾星晨的学校。

“从新大冢坐丸之内线，到本乡三丁目就可以了。”

第二十五章 体育馆偶遇事故

告别了接下来还要上课的Erina，心情大好的顾星晨索性将下周面试的准备工作一股脑丢到了明天。四月将近，春风带走了上周那场降雪留下的冬天最后一丝余韵。午后慵懒的阳光洒在身上朦胧而温暖，绕过赤门前零散几位正在拍照的游客，漫步走进校园。

门后两株身形疏朗的樱花树上，枝繁叶茂的嫩绿中已经缀满浅淡的粉，应是下周就要满开了。顾星晨忍不住驻足在拍照的游人身后注视着这幅岁月静好的景象，阳光在空气中折射的光晕模糊了双眼。在那一瞬间他有些恍惚，甚至在心里祈祷了这样美好的周末永远不要过去。

在校园里游荡了半个小时以后，顾星晨终于想起前些日子一直惦记着却又老在关键时刻忘掉的事情：连着两个月同时打两份工，剩下时间还要学习和准备面试，实在是没有精力运动，去年练出来的六块腹肌早已缩成了一块。去自习室拿了泳衣，顾星晨回到久违的体育馆感觉就像奔马回归草原，游鱼回归大海。体育馆的泳池是25米的短池，顾星晨一口气游了两个来回，回到岸边起身休息了一会，忽然听到隔壁泳道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你好，顾，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是之前一起上同一节日语课的法国人Michel，也是体育馆常客。在顾星晨开始同时做两份兼职以前，每周总能在游泳池里碰到他一两次，有时两人也会一起吃个晚饭。

“你好啊Michel，前两个月忙着打工，所以来得少了。”

“游完泳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Nicolas也会一起来。”

Nicolas是和两人一起上日语课的美国博士，也是体育馆常客，只不过基本只在器械区活动。顾星晨还记得第一次在更衣室碰见没穿上衣的Nicolas时，着实被他和自己小腿一样粗壮的上臂吓了一跳。

运动完的三人在更衣室汇合，顾星晨本来建议去吃韩国料理，但少数服从多数，Michel和Nicolas还是将他带去了学校门口的中餐馆。三人坐定，Michel和Nicolas各要了一杯啤酒，顾星晨只点了一杯姜汁汽水。等着上菜的时候，Nicolas也问起了顾星晨近况：

“顾，我好像很久没有在体育馆见到你了。”

“是啊，春假里忙着打工呢。”

“还以为你去旅游了呢。日本这么有趣的地方，不好好出去玩玩真的可惜了。“

“我要赚生活费，毕竟没有全额奖学金，还好日本生活成本不算高。”

顾星晨记得和自己同级的Michel有法国政府的奖学金，而Nicolas是博士生，学校和教授都会给经济支持。

“所以你是因为成本低才来日本的吗？”

Michel忍不住插了一句嘴，顾星晨简单地回答了一句，把问题踢了回去：

“我挺喜欢这里的文化，当然也有经济原因。那你呢？你为什么要来日本？”

Michel听顾星晨这么一问来了兴致，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和日本的不解之缘。

“那你还一天到晚勾搭中国女生？”

顾星晨在心里默默吐槽Michel的叶公好龙。不过运动完了肚子正饿，也乐得一边听故事一边狼吞虎咽。学校食堂日式口味的饭菜太过寡淡，中餐馆的麻辣香锅让他食指大动。很快一碗米饭已经见了底，坐在身边的Nicolas面前的油淋鸡也不剩几块了。

“Nicolas，你为什么来日本呢？”

Michel故事讲完，又把问题踢给了Nicolas。Nicolas将杯子里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笑了笑说：

“这是个很长的故事，你们确定要听吗？”

“那就尽量长话短说吧。”

“上大学的时候，我交过一个日本女朋友，但是因为年轻不懂事，犯了错误，我们分手了。后来我和很多女生约会过，才发现我始终忘不了她。”

顾星晨发现Michel看Nicolas的表情都变了，大约是没想到他也有和肌肉发达的外表大相径庭的铁汉柔情的一面吧。

“当时她删除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我后来找到她的Instagram，才知道她已经回了日本。不过我来日本以后就爱上了这里，反而不那么想她了。”

Michel忙着安慰还在伤感中的Nicolas，让顾星晨以为他也有过相同的经历，两个人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才来了日本。酒足饭饱，三人又闲扯了一会近况，住在三鹰的Michel便提出自己家住太远，Nicolas也要回实验室继续做实验，三人在中餐馆门口散了伙。

第二十六章 语言不通事故

跟Nicolas和Michel一起吃完饭已经过了八点，周六晚上的校园中寂静空荡，昏黄的路灯下只有顾星晨孤单的的影子摇曳在地上。在楼下便利店买了罐饮料，无处可去的顾星晨还是回到了实验室。打开手机，Line显示Erina已被加为好友，他便把职位信息发了过去。

做完两道Leetcode，刚准备休息一会，Erina的回复适时地来了：

“有英文版的吗？我看不懂中文。”

顾星晨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把微信群里的消息直接复制粘贴到Line发给了Erina。因为平日很少在社交软件和外国人聊天，一时竟然忘了语言不通。面对满屏文字，顾星晨实在懒得再翻译一遍。沉思一会，动起了歪心思：

“发布职位的人我认识，要不然直接把简历发给我，我转发给她？”

他自然想借机多了解一些Erina的事情，原以为又要一番斗智斗勇，没想到Erina爽快地答应了，不到三分钟，邮箱就收到了Erina的简历。转发前当然要先点开看看，这才发现Erina和自己是同年上的大学，前年九月毕业回日本以后，去年三月开始在DT咨询全职工作。一边在英语会话教室当老师，另一边也在一家咨询公司兼职。他猜她是在Boston Career Forum找到的工作，因为在美国的毕业时间和日本的入职时间冲突的缘故，中间间隔了半年才入职。

一页A4纸的简历有半页都是实习经历，其中有不少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MouthBook，ClodmanSachs，Gloomberg。把简历转发给发布职位的学姐以后，他忍不住在Line上发消息问Erina：

“你在美国实习的地方都不错，为什么最后要回日本呢？”

消息的状态很快变为已读，对话框上方时不时闪着“正在输入”，却迟迟没有回复。顾星晨盯着屏幕等了好一会，才等来Erina的回复：

“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因为家人在这里，也许是因为我喜欢东京吧。”

Erina的回答出乎顾星晨意料。

“我以为你会讨厌这个城市呢。”

“虽然有过一些不愉快的回忆，但这不是这座城市的问题。我去过美国的很多城市，纽约，波士顿，迈阿密，芝加哥，费城，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但是最后发现自己还是最喜欢这里。”

盯着屏幕的顾星晨竟然傻傻地笑了出来，简直像是他乡遇故知：

“我也喜欢这座城市。我住在上野公园旁边，前门正对着不忍池，后门就在学校对面。住在这里真的很开心，不管是什么烦心事，只要去去公园里散散步都能忘掉。”

顾星晨的回复勾起了Erina的回忆，她也来了兴致：

“我主要生活在东京西边，高中的时候最爱和Hitomi一起去原宿，那里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简直是天堂。当时我还在中二期，买过不少Lolita服装。不过现在的话就是池袋的animate，附近有一整条街全都是动漫的同人。对了，池袋那边有不少中国人，你对那里应该也很熟吧。”

“没错，我是池袋中华物产店的老客户了，第一次打工也是在池袋北口附近的进学塾。不过你说的那条卖动漫同人的街区，我陪朋友去过，那不是我去的地方：那里卖的全是BL同人。”

Erina看到他的回复，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才想起来池袋Animate附近的周边店卖的大多是BL同人，对自己来说倒是习以为常，但对一个男生来说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

“这么说起来，当时你是为什么要选择来东京的呢？”

走过东京大街小巷的点滴印象，如同水底沉渣，被意外地搅动后重新泛起，渐次浮上水面：

“最初我是因为留学费用而选择来日本，既然来了，当然要来日本最好的大学。当然也有喜欢ACG和日剧日本电影的原因。但来到东京以后，我发现了太多值得探索的地方。上次我表妹来东京旅游时，我们去了《东京女子图鉴》取景的惠比寿花园广场，拍摄《海街日记》的镰仓，还有吉卜力美术馆和吉祥寺。她回国以前还说，下次来一定要花一周在关东好好逛逛。”

“真羡慕你有个可以一起玩的妹妹。我家哥哥比我大七岁，已经有小孩了。他比我爸还像日本人，每次回家都感觉无法和他交流。”

两人天南地北一通瞎扯，转眼已经到十一点半，虽然是周六，但因为明天一早还有课，Erina早早地用晚安结束了对话。顾星晨这才发现离学校锁门的时间已经不远，赶紧收拾东西往回走。洗完澡，关灯入睡后，许久都抑制不住心里的悸动。那一晚，他久违地失眠了。

第二十七章 与kazumi东京重逢事故

LetterDance的招聘人员效率很高，Erina周二就收到了邮件，告知她通过了简历筛选，邀请她参加面试。考虑到自己对互联网行业了解有限，这周又还要做几个网测和参加其他公司面试，她把面试时间约到了下周周一，给自己留了充足的时间做准备。

周六下午上完课，打开手机发现有好几个Haruka的未接来电。拨回电话，听筒中传来的却是另一个久违却熟悉的声音：

“Erina，好久不见，最近还好吗？”

Erina瞬间辨认出那是Kazumi的声音。她是Erina在篮球队最好的搭档，高二那年篮球队打进全国大会四强后，通过体育特招被早稻田大学录取。Erina回国时她已经毕业去了关西工作，两人虽然一直通过网络联系，却已经有六年没见过面了。

“Kazumi！你回东京了？”

“我和Kazumi在表参道逛街呢，来这边一起吃个晚饭吗？”

电话那头的声音换成了Haruka。Erina自然不愿放过和旧友久别重逢的机会，一口答应下来。

表参道西起明治神宫和JR山手线原宿车站，东至东京地下铁的表参道站。虽然只有短短数百米，却汇集了大量日本本土顶级时尚品牌和欧洲一项奢侈品牌在东京的旗舰店。这里是爱好时尚人士的圣地，街头随处可见一身名牌，颜值身材都无可挑剔，气场强如模特或艺人的帅哥靓女。它也是国内外游客的游览胜地，一年四季无论风吹雨打，都有熙攘人流，不少是金发碧眼，操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语言和口音。

此外，以表参道为中心，向北覆盖原宿竹下通，向南连接涩谷，向东延伸到港区南青山，这片广大的区域都以充满了时尚与文艺气息闻名。下到十多岁的初高中生，上到三十代四十代的职场精英成熟OL，从最平价的百元店首饰，中古Lolita服装到国际一线奢侈品大牌的当季新款，几乎所有人群，所有年龄，所有预算都能在这里淘到自己心仪的宝藏。

何况Erina高中时就读的青山学院高等部就在离表参道不远的涩谷四丁目。与高中时代的友人聚会，选在此处真是再好不过。在表参道下车找到两人已经选好的餐厅，Kazumi几乎是一听到脚步声就站了起来，张开双臂向Erina迎过来。

“大小姐，你是忘了这里是东京吧。”

Erina一边将Kazumi结结实实抱在怀里，一边不忘吐槽：

“在大阪才呆了两年，怎么就完全变得像是关西人了。”

“你们两个别在我面前秀恩爱了。”

Haruka像是吃醋的语气，望着两人却是满脸笑容：

“省点力气吧，等会还有第二场，Kazumi和我今天可是要喝到天亮哟！”

“我可不行，下周一还要面试呢。”

从Kazumi惊讶的表情看来，Haruka一定还没来得及告诉她Erina辞职的事。Erina简单地讲过了事情经过，没给Haruka留出打断对话渲染其中的蜿蜒曲折的机会。不过Kazumi倒是更关心Erina接下来的打算：

“最近面试有什么好消息吗？”

“金融和咨询相关的企业已经面了十多家了，下周一准备去一家互联网企业，记得是叫LetterDance？”、

“LetterDance？”

Haruka突然觉得这名字有点耳熟。

“是不是做PikPok的那家公司？我有在用这个app，挺让人上瘾的。”

听Haruka这么一说，Karumi也回忆起来了：

“PikPok？你说那个短视频应用？之前在大阪，我上司读高中的女儿说她们班几乎所有女生都在用。对了，这好像是家中国公司吧？”

Haruka突然像嗅觉灵敏的捕食者闻到了猎物的气息：

“呐Erina，以前没听说过你对互联网业界感兴趣呀？该不会又是顾君介绍的？”

Erina并不像搭理Haruka，倒是Kazumi听起来饶有兴趣：

“什么？Erina有什么情况吗？”

“想不到吧，这家伙交了个中国男朋友，而且居然让男人进自己家了。上个月我去她家找她……”

“都说了不是男朋友啦！”

Erina想要伸手去捂Haruka的嘴，但是隔着一张桌子，被Haruka笑嘻嘻地轻松躲开了。倒是Kazumi在两人玩闹过冷静下以后，认真地望着Erina说：

“那Erina你是怎么看他的呢？喜欢他吗？”

Erina没有料到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先是一愣，随即感到脸上一阵发烫，从脖子一直红到了耳根。

“这个……我也不知道……”

“在你眼里，对方是个怎样的人呢？”

Kazumi的声音温柔沉着，却让Erina感到有些压力。

“嗯……怎么说呢？一开始只觉得是个没长大的小朋友，笨手笨脚的还有些冒失。不过后来发现意外是个努力认真的孩子，不仅很温柔，也会照顾人……”

“那你觉得对方喜欢你吗？”

Erina这才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进了Kazumi下的套。跟Haruka疯癫玩闹的时候，两个人连想和小栗旬结婚这种玩笑都可以随便开。但只要遇上Kazumi认真的眼神，就好像一切想法都变得真实起来了。

“那种事情，我怎么知道嘛。”

眼看应付不住Kazumi的步步紧逼，Erina只好转头望向Haruka，指望她能帮自己岔开话题。但是Haruka显然也正在八卦的兴头上：

“那，有照片吗？给我们看看嘛！”

“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嘛，我又不是偷拍的变态！”

Erina一半真实一半假装的激动反应还是没有奏效，她发现Kazumi一副洞穿一切直达真相的眼神微笑着直视自己：

“等下次我们庆祝你找工作拿到内定的时候，记得带张他的照片给我们看看哟。”

Erina低下头避开了她的视线，没有回答。

第二十八章 聚会性别失衡事故

日本的传统招聘季从二月就开始了，对于普通日本学生而言，进入四月之后才认真开始准备找工作恐怕是为时已晚。但好在顾星晨申请的都是可以用英文办公的互联网公司的技术职位，在招聘流程上比较灵活，倒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自从兼职从每周四天减少为两天以后，他用多出来的时间夜以继日地疯狂刷题，花了一周将常见知识点都复习了一遍。加上面试经验也与日俱增，求职之路也逐渐顺利起来。四月的第二周参加的七家公司的面试，有五家都进入了下一轮。

周五下午结束了本周最后一家公司的远程面试，顾星晨来到了久违的体育馆。因为连日的疲倦，这次只是悠闲地在泳池伸展一下好久没有活动已经快要生锈的身体，不像平日一样遇到Michel都会暗中比试，用蝶泳游几个来回。

游完泳之后的晚饭还是在Michel热爱的中华料理。两人边吃边聊，聊到周末的打算，Michel突然发出了邀请：

“顾，我和Nicolas准备去日光玩，那里的樱花现在正好是满开。明天出发，周一回东京，你要一起吗？”

“谢谢你的邀请，其实我也很想去，但是很遗憾，我下周一还有面试。”

“昨天遇到Antonov，他也说要面试，唉，这次只能我和Nicolas两个人去了。”

Antonov是同班的俄罗斯留学生，和顾星晨同级，也面临着修士毕业找工作的压力，正在满世界面试。“谁叫你转博了，而Nicolas才博一还没什么毕业压力呢”，顾星晨心想，但没有说出来。

“Nicolas还想在黄金周（日本五月初的法定假日）搞个大的聚会，Antoniv和Hanna也来，这次你也会来的吧？”

顾星晨心想到五月时工作应该能定下来，就算还有面试也不会在假期里，便答应下来，没想到Michel接着又给他出了个难题：

“你能邀请一个女生和你一起来吗？Hanna说要是只有她一个女生的话就不来了。”

“邀请一个女生？”

“没错，只要会说英语就可以了。”

“你不是认识一群中国女生吗？她们英语应该都不错吧。”

“不不不，你去了我就不能找第二个中国人了，不然你们两个就会一直说我们听不懂的语言的。”

“那Nicolas和Antonov呢？他们也找不到其他女生了吗？”

“你知道的，我们这些忙着做研究的国际学生，基本是没什么机会认识女生的。我们国家来日本的也不多，不像你们中国留学生，自己都能形成一个很大的组织。”

“但是你又不让我找另一个中国人呀？”

顾星晨摊开双手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

“你们实验室有日本女生嘛？我们的活动都是日语课上的留学生，从来都没有日本人一起参加呢。”

“我们实验室的学生全是男生，女性只有秘书和两个研究员。不过……”

说起日本女生，顾星晨脑中闪过了一个面容。其实他本来并不想提起Erina，但嘴却在思考之前就发出了声音。

“不过什么？你真的认识日本女生吗？”

Michel的眼神突然开始发光，脸上也瞬间变成了期待的表情。

“半个吧，她是混血，美国和日本。”

顾星晨本有些不情愿，害怕贸然邀请Erina去参加一个出自己以外全是陌生人的聚会会惹她不高兴。但转念一想，说不定这也是拉近她与自己距离的机会，只不过不知道她会不会接受邀请。

“那就更好了！请一定要邀请她！”

Michel更激动了，笑得像是要把五官从脸上挤出去一样。他抽了张餐巾纸擦了擦手，然后拿起放在桌面上的手机：

“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我只能说尽力吧，但不保证她会不会接受。”

第二十九章 免费教练事故

四月是顾星晨的幸运月份，不仅要到了Erina的联系方式，还成功邀请到她陪他一起参加在台场的日语班的留学生聚会。在找工作上也一路高歌猛进，从四月中旬开始，陆续拿到了三家公司的offer。综合对比了收入和企业规模，未来成长，他选了一家东大校友创办的公司。

公司坐落于离学校不远的本乡一丁目，成立六年来，已经有一百多名员工。当然最吸引他的还是开出的薪资：每个月45万日元，每年两次奖金，每次两个月，全年合计750万日元。虽然没法和google，Indeed这样的巨头相比，但是顾星晨本人已经相当满意了。毕竟自己也是修士才转专业，和一众本科甚至高中就开始学习编程，甚至参加ACM竞赛的对手竞争，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胜算。

定好工作以后，身体里绷紧了近半年的那根弦终于松开了。离提交毕业论文还有三个月，况且他也相当自信自己的成果足够轻松毕业，他便早早开始了度假模式，开始满世界寻找娱乐活动，报复性地补偿着前几个月连轴转的连续工作。所以这天在微信上看到梁君仪问他周末老时间要不要打球，他竟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从第一次约球之后，四人每周六都会在同一时间去文京区立综合体育馆打球。虽然梁君仪还是看到顾星晨面无表情的脸就心烦，但是又忍不住喜欢他回球稳定，落点准确，不用满场东奔西跑地捡球。而且听了他下意识地纠正她动作的指导之后，感觉自己整个人发力舒展了，回球质量变高了，也没有之前那么容易累了。打完球以后四个人一起吃晚饭，虽然还是懒得理他，但至少两个人也不会再吵架。

月底有中国留学生会办的早稻田大学中日羽毛球友谊赛，何紫萱作为副会长，除了带头参加以外，也拉了梁君仪一起报名。虽然号称友谊赛，但是谁都不想让日本学生拿到冠军，加上前三名的奖品异常丰厚，每年比赛都异常激烈。听说今年参赛的日本同学也有几个水平不错的，何紫萱让她找高手好好指点一下，她第一反应就是去找顾星晨。

然而这周末，周泽彦和何紫萱为了筹备比赛，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抽不出时间来打球。她在约顾星晨之前犹豫了一下，预想如果告诉他只有自己和他两人，他便根本不会来；若是骗他仍是四个人的局，待他发现自己被骗后，又免不了至少要对自己发一顿脾气。但是比赛奖品的诱惑又让她忍不住约了他，想着发脾气就发脾气吧，先把生米煮成熟饭，还是练球要紧，其他的随机应变。

见面以后，顾星晨果然问她周泽彦和何紫萱怎么没有来。她告诉他两人为了筹办比赛正忙，要晚一个小时才到。前半句固然是对的，至于后半句嘛，先蹭一个小时，之后的事情再说吧。顾星晨倒也没多问，还是像往常一样开始和她练习起来。与其说是练习，不如说是教学。有了前两次打球的基础，这一次顾星晨已经不再和她练习基本功，开始让她练习战术和套路。

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今天为了配合她模拟比赛的实战演练，顾星晨也出了不少汗，大瓶的宝矿力已经空了大半。她刚准备编一个理由，解释周泽彦和何紫萱为什么还没来，却像是被他识破了一样：

“不用找理由了，我问过周泽彦了，他们两个不会来的。”

梁君仪有点惊讶地看着他，知道自己被揭穿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眼神躲闪四顾了一会，才开口道

“对不起，下周有比赛，我想找人练一下球，但是他们又有事……”

“所以就骗我来当免费教练？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嘛，我真要教球的话一个小时可是要收5000日元的。”

梁君仪倒是不缺钱，在学习院附近租了一间一室一厅，每个月的租金可能比顾星晨整个月的开销还要高。但她并没打算花钱准备这个冠军奖牌也只是五万日元生协代金券的比赛，更不愿意便宜了顾星晨。无奈自己理亏在先，还是陪着不是：

“实在抱歉，要不然打完球我请你吃饭吧，想吃啥都行。”

顾星晨也没再跟她计较：

“行吧，那我今天就好好教育你一下。”

顾星晨果然没给她留太多情面，下半场对她的训练比起之前更严格了：

“用脚去找球！不要用手够球！”

“一拍打完别老站着等，准备下一拍进攻！”

一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让她精疲力尽，结束时手臂酸痛得几乎已经拿不住球拍。在体育馆洗澡更衣完毕，她问他想去吃什么，他却反问她回家准备怎么走。

“怎么，你是想当跟踪狂吗？”

一反常态，顾星晨对她的挑衅无动于衷。她讨了个没趣，只好乖乖告诉他去本乡三丁目坐丸之内线。他也没多说话，带着她去了车站不远处一家韩式自助烤肉。

“我还以为你要让我请叙叙苑呢，竟然这么好心替我省钱吗？”

“我要真图钱，根本就不会教你好吗？今天心情好，懒得跟你吵架。”

梁君仪听他这么一说，反而来了兴趣。记得顾星晨和自己一样是修士二年级，这么说莫非是找到工作了？忍不住好奇心便问了一句：

“是找到工作了吗？”

“是啊。”

“恭喜呀，在哪里高就呢？”

“在一个小公司混口饭吃而已。”

“您年收是有多高啊，连一万块的教练费都看不起了？”

“说来惭愧，只有750万。”

梁君仪暗暗有些吃惊。传统的大手日企给刚毕业的硕士生开的工资一般是400万日元左右，福利待遇好一些的一年综合收入能有500万。只有少数知名外资投行，咨询和IT企业能给应届毕业生这么高的薪资。不过听说日企涨薪比外资快不少，她在心中还是有些不服气：

“哼，先别得意得太早，等到30岁就超过你了。”

第三十章 上野公园迷路事故

LetterDance的面试比Erina想象中来得顺利。虽然之前没有在互联网行业全职工作的经验，但是在MouthBook的实习为她加分不少。加之其他候选人都没有和她一样日英双语都有母语水平的语言能力，因此她只经过了三轮面试，在两周时间之内就拿到了内定。作为外资互联网公司，年薪也比之前的大手日企要高上接近一百万日元。虽然也有其他公司的内定，但是综合考虑工作环境，职业前景和收入待遇，Erina没有过多犹豫就决定接受了PikPok的日本市场用户增长数据分析师职位，和HR约好了黄金周后入职。

四月底的东京已经悄悄进入了初夏。虽然正午的阳光已经晒到快要将人融化，但但入夜后的凉风仍不容小觑。即使披上了外套，Erina还是感觉冷得有些刺骨。今晚Haruka要参加公司的应酬，而Kazumi还在关西收拾打包一次没法运完的行李物品，她只好独自去居酒屋小酌了几杯，庆祝自己找到新工作。

街角的小公园里，紫藤花从回廊上垂下茂密的枝条，正开得鲜艳。凉风拂过，阵阵幽香钻入Erina鼻孔。方才下肚的酒精正好发作，走在路上有些飘飘然。她干脆在公园中的秋千上坐下，拿出手机，第一条蹦出来的就是顾星晨邀请她黄金周一起出去玩的消息。或许是心情好，她嘴角微微上扬，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下来。

周末一起吃饭时，Haruka免不了又提起了顾星晨的事情。但有了之前的经验，她始终守口如瓶，坚决否认从上次闺蜜聚会以后和顾星晨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倘若是按照Haruka的风格，只要是有异性参加的聚会，一定会抹上闪闪发亮的眼影和粉嫩的腮红，画个让男生过目不忘的妆。然后穿上轻飘飘的小裙子，踩上高跟鞋，时不时抛个媚眼，来点有意无意的身体接触。她在社团毕业五周年的聚会上亲眼见识了Erina的魔力：聚会是男篮社团和女篮社团一起举办的，二十人左右正好男生女生各占一半，虽然是社团聚会的名义，实质上却和联谊相差不远。而Haruka虽然姗姗来迟，却靠着精致的妆容和华丽的穿搭成瞬间为了现场男生们的焦点。

不过Erina很清楚自己学不来这一套，她更愿意素面朝天，穿着宽松舒适的衣服，约朋友一起去参加有趣的活动，饿了就随性找家餐厅吃点什么。虽然已经被Haruka吐槽无数次“像这个样子又任性又不修边幅，你是永远找不到男朋友的”，她依旧毫无动摇，继续我行我素。

譬如这次被顾星晨邀请一起去台场的东京国际交流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英语party，Erina在答应的同时也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顾星晨要陪她一起去上野的东京国立博物馆看期间限定的战国时代兵器展。之前她也邀请过几个朋友，但大家都对博物馆和历史军事题材的展览兴致寥寥。这次她还准备用“既然你家就住在上野公园旁边，陪我一起去看看也很方便”这种说辞来说服顾星晨，没想到他想都不想一下就答应了。见面的时间地点约在了早上十点，上野公园的西乡隆盛雕像前。Erina虽然在东京居住过不少年头，但上野一直在日常活动范围之外，而她对上野公园唯一的印象，也只是小学修学旅行时，带队的老师让大家在西乡隆盛的雕像下集合的记忆。

天公作美，一场暴雨带走了四五月之交连着好几日的阴沉天气，东京在两人约好那天迎来了艳阳高照的晴朗天气。顾星晨从头天晚上就开始兴奋莫名，直到两点才入睡，这天早上又还没等闹铃响就早早醒来。虽然身上还带着些须倦意，神智却已早已兴奋起来，还躺在床上就能感觉到心脏却在胸腔中咚咚作响。再睡个回笼觉怕是已经不可能了，他干脆起床洗漱完毕，提前出了门。

虽然才是上午九点半，推开门迎接顾星晨的阳光已经灿烂得有些刺眼。从楼下便利店买了罐装咖啡压住了残留的困倦，在第二个红绿灯路口过了马路就踏进了上野公园的地界。尚未到一日中人流高峰期，顾星晨慢慢踱步在公园中，只有稀疏的游人和零星几个晨练的居民从身边经过。树栖与水栖的鸟类啼鸣声声入耳，鼻腔也充斥着大雨过后植被与泥土的芬芳。不忍池上泛着金色的粼粼波光，远处茂盛荷叶沐浴在阳光显得愈发鲜绿。若不是与Erina有约，顾星晨简直要陶醉在这般景色中。难得从一轮又一轮面试和无止尽的打工中逃了出来，他感觉自己简直可以坐在湖边的长椅上望着风景发上半天的呆。

绕过不忍池，从京成线上野车站旁的台阶拾级而上，就是西乡隆盛的雕像所在。顾星晨到达时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十五分钟，便先玩了一会手机。没想到这一玩就差点忘了时间，等他想起来时已经是十点过五分了。但Erina却还没出现，打开Line，也没有收到她的消息。

“早上好，我已经到了。”

顾星晨主动给她发了一条，不久就收到了回复：

“对不起，我其实已经到上野车站了，但是好像走错了出站口，现在找不到方向了。”

“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吗？”

“我在一个棒球场旁边。”

“好的，你先不要动，我来找你。”

顾星晨大致记得上野公园里球场的方位，打开了Google地图，跟着导航三步并作两步朝着棒球场的方向走去。可走到球场附近绕场一圈，都没有发现Erina的影子。再打开Line，才发现刚才的消息还是未读状态。

“我到球场了，你现在在哪呀？”

顾星晨又发了一条信息，这次过了两三分钟才收到回复：

“实在抱歉，刚才错过了你的消息，我已经找到雕像了。”

他有些哭笑不得，嘴角无奈地抽了抽，将手机放回口袋，又往回走去。